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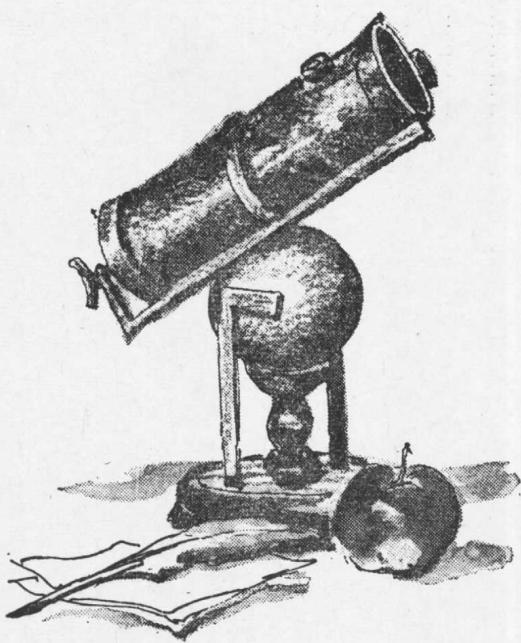
南丁格爾

566219

牛頓



Sir Issac Newton



有所權版 ■

南

T

格

兩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27

譯主
著編
林梁

：名 人 出 版 社

電話：三九三一六八五四一八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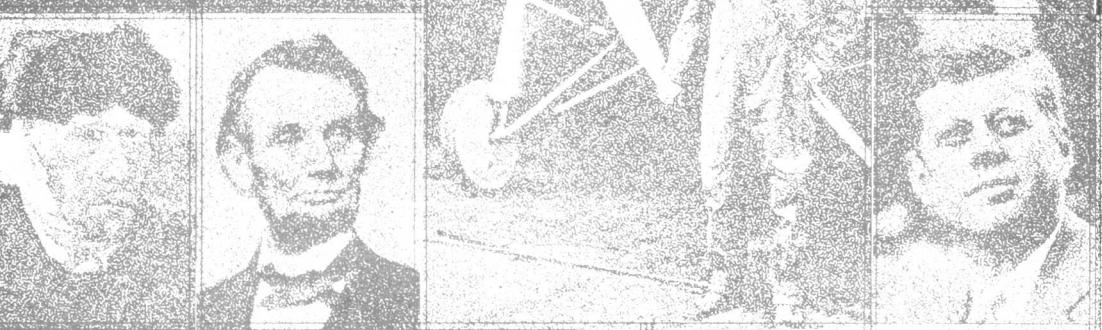
發行人：林獻章 郵撥：一〇三五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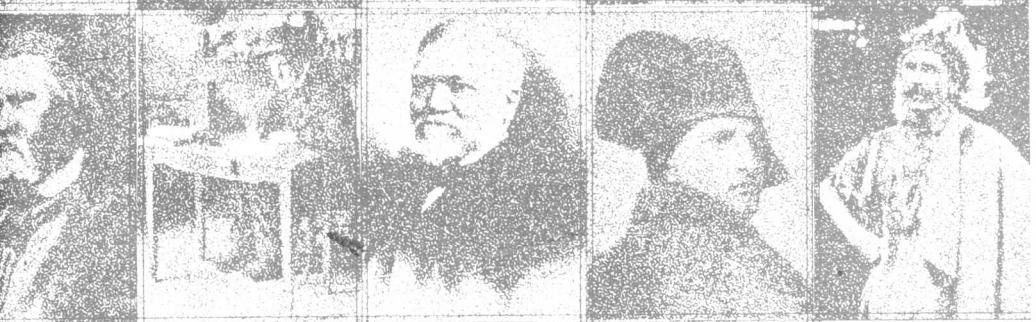
法律顧問：李林 洋樹 一旺 律律 師師

印 刷：中 興 印 刷 廣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印翻勿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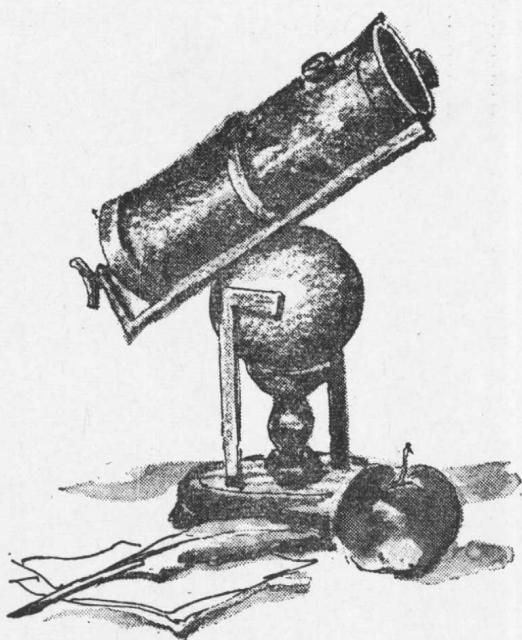


566219

牛頓



Sir Issac New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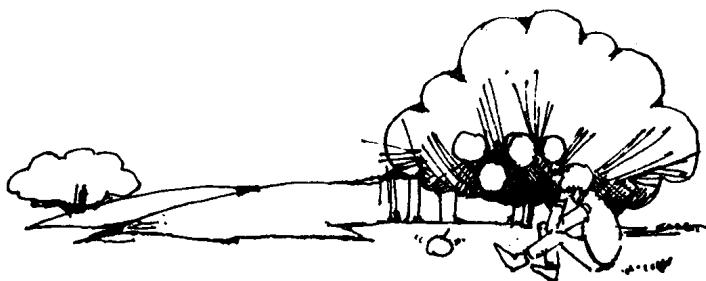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二十八

牛頓

門庭冷落的家

白石小屋	五
沒有父親的孩子	一〇
建議再婚	一六
成了孤兒	二〇
可愛的小木匠	二七
鞭答教育的私塾	三元
可怕的鐵騎兵	三七
自製日晷儀	五三



趕集的日子.....五

喜好發明的少年

墓地事件.....三

夜空中的妖星.....七

風車與白老鼠.....七

藥局的水漏時鐘.....七

返鄉務農.....八

大風中跳遠.....九

工作與讀書.....九

時來運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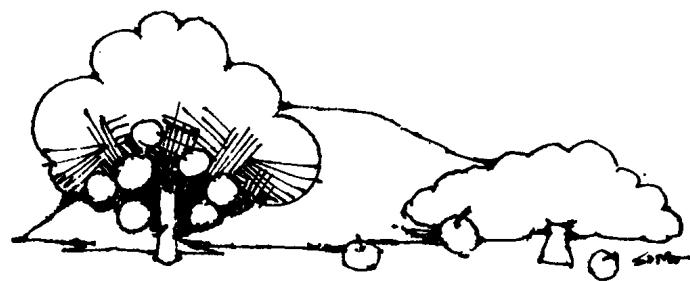
奇蹟與基督.....十

天才大學生

有牢獄的大學.....二六

魔術抑或真理.....二三

恩師巴羅教授.....二六



呆子似的幾何學.....

聽講光學.....

天動說與棱鏡.....

鼠疫流行.....

由蘋果到行星.....

走向光榮

製作反射望遠鏡.....

牛頓的講義.....

消極的爭論.....

咖啡店內的話題.....

「原理」.....

發狂的兩年.....

空前的榮譽.....

後記.....

年譜.....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一

三一二

三一三

三一四

三一五

三一六

三一七

三一八

三一九

三二〇

三二一

三二二

三二三

三二四

三二五

三二六

三二七

三二八

三二九

三三〇

三三一

三三二

三三三

三三四

三三五

三三六

三三七

三三八

三三九

三三一〇

三三一一

三三一二

三三一三

三三一四

三三一五

三三一六

三三一七

三三一八

三三一九

三三二〇

三三二一

三三二二

三三二三

三三二四

三三二五

三三二六

三三二七

三三二八

三三二九

三三三〇

三三三一

三三三二

三三三三

三三三四

三三三五

三三三六

三三三七

三三三八

三三三九

三三三一〇

三三三一一

三三三一二

三三三一三

三三三一四

三三三一五

三三三一六

三三三一七

三三三一八

三三三一九

三三三二〇

三三三二一

三三三二二

三三三二三

三三三二四

三三三二五

三三三二六

三三三二七

三三三二八

三三三二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三三三二一三

三三三二一四

三三三二一五

三三三二一六

三三三二一七

三三三二一八

三三三二一九

三三三二一〇

三三三二一一

三三三二一二

門庭冷落的家

白石小屋

山丘上有一座地主的住宅，燈火通宵達旦，真是少見。
冷冽的空氣，使地面好像結凍了似的。東方的天空，朦朧發白，大地彷彿披上一重薄霧般的
面紗。

只見房子的燈火通明，暖烘烘的照耀着。三樓的窗口有人影在閃動。
太陽剎那間閃現，照射着這座宅邸。鉛色的天空，使它更顯明地浮凸出來。
在公鷄喔喔啼聲中，夜色逐漸消逝。

霧在不知不覺間，陸續不斷地飄向山谷。

有兩個面戴黑紗的女人，出現在宅邸門口。一個瘦瘦高高，一個矮矮胖胖。兩個人凍得發抖
，瘦女人向胖女人踏進一步，全身抖動，大聲說：「珍，你真是多嘴……何必呢？」

珍溫和的回答：「多嘴麼？絕不是的。」

瘦女人揮着兩手說：「給那樣不足月的娃娃吃什麼藥？簡直是多餘！從藥店回來的時候，說不定已經是冷冰冰的了。這樣子的冷天，還要跑到河對面去，真是神經病。珍，你好管閒事，真令人吃不消……哦，好冷啊！」

瘦女人是個鷹鈎鼻、駝背的老婦，看起來像個使魔法的巫女。她嘰哩呱喇連珠砲似地講着，雙手不停地揮舞，簡直就像骷髏在跳舞。

「我們是特地被請來接生的，那樣做可不太好吧。娃娃既然生下來了，當然希望平安無事的養大，不是嗎？卡羅萊茵。」胖胖的珍說著。

被叫做卡羅萊茵的瘦女人，縮縮雙肩，無奈地看了珍一眼。

三百年前的英國農村，沒有以助產婦或助產士爲業的人。因爲人口稀少而分散，很難賴以爲生。珍和卡羅萊茵有接生的經驗，所以被請來接生。

「是你硬把我拉來的，不會忘記吧。」

「怎麼會忘記。」

「你擔心這孩子不足月，硬把我拉來。我已經把娃娃平安的接下來了，這不是够了嗎？就讓 我回去吧。娃娃只有三磅（一・四公斤）重，那不是我的事情啊！」心地不好的瘦老太婆，把黑色頭巾拉拉，重新戴好。

在白石小屋的二樓，剛生下來的垂死的男嬰和他母親漢娜靜躺在床上。一個女人手拿着尿布

， 在床邊團團轉。

「愛麗莎， 對不起！ 累了吧。」

漢娜有氣無力的招呼着。那位名叫愛麗莎的女人是跑來幫忙的隣居。

「夫人……藥怎麼不快點來……？」

愛麗莎憂急地看着睡在母親身旁，使出渾身力氣而哭聲微弱的小男嬰。

「愛麗莎， 到北瓦薩姆的藥店是很辛苦的……不如祈求神明保佑這個孩子能得救……」

愛麗莎跪在床前， 小聲祈禱。

門口的兩個助產婦還在繼續爭論。他們的聲音， 愈來愈高， 居然忘記了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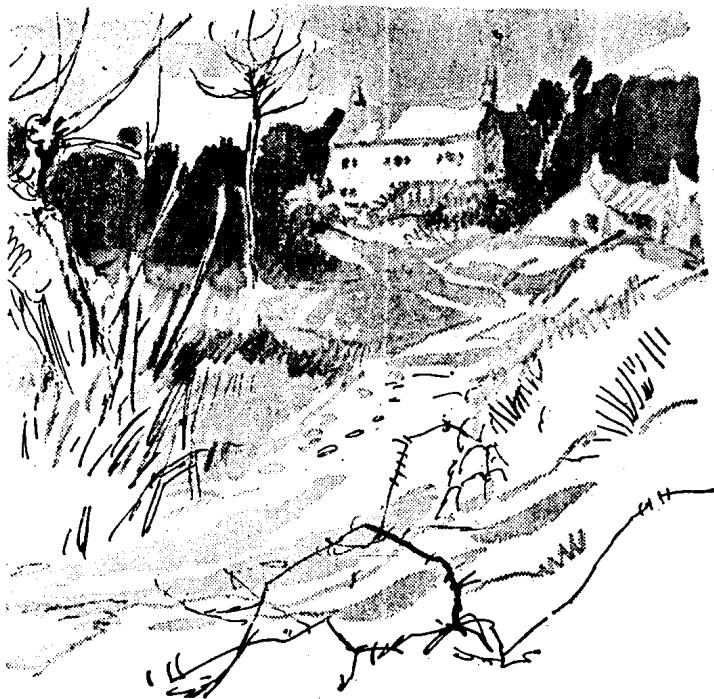
「珍， 你這個人太任性了！」

「那麼， 我就一個人到藥店去， 你就在二樓等着吧。」

「我就是討厭莊主。王黨派是我的敵人， 要我在二樓等， 還不如去跑一趟。」卡羅萊茵怒氣洶洶地說。

一六四二年， 英國發生了內亂。林肯州一帶本是議會派的地盤， 但地主多為王黨派。牛頓家也是王黨派。可是， 卡羅萊茵的兒子却參加了議會軍， 正在作戰。

「卡羅萊茵， 嬰兒是無辜的。何況王黨派的地主已被召往天國， 他生前從沒有虧待過別人。愛麗莎的羊跑進他的玉蜀黍田裏， 糟蹋了一大片， 竟沒被罰打或罰錢， 這不就是他的仁慈麼？」珍祈求似地訴說着。



這一天是耶誕節。所以，卡羅萊茵一開頭就氣憤憤的，因為她想早點到女兒家，看看可愛的孫兒們。

北瓦薩姆是在過了瓦薩姆河約一公里半的一個小市鎮。

兩個女人在冷得透骨的寒氣中，不再開口，往山谷下去了。

當她們把藥放進口袋，開始走向歸途的時候，背部居然出了點汗。

「只剩一半路了，快點走吧。」
胖胖的珍喘着氣說完之後，加快了脚步。

「我也在拼命趕啊。」

這時的牛頓家中，初為人母的漢娜，躺在逐漸衰弱的嬰兒旁邊，急得快要昏厥。愛麗莎見了，驚慌得手足無措。



想必是兩人的焦急心情，感應了心慈的珍吧！她好像是以無形的繩子拖着同伴卡羅萊茵，快步趕路。歸途中兩人都已感到疲累不堪，很少開口。冰凍的田埂上，只聽到碎步聲。

「一年一度的歡樂耶誕夜，竟生下了使人受罪的孩子，害得老人家跑了三公里路。」到達白石館邸庭院時，卡羅萊茵聳縮着肩膀，噘着嘴在抱怨。

「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娃娃一定還活着。」善心的珍憂慮得忘記了疲勞。她領頭上了樓梯，見到娃娃的臉，高興地說：「趕上了，真是謝天謝地！」

看到眼前苦苦喘息、微微抖動的嬰兒，兩個助產婦，各懷各的心事，

互相看了一眼。

「太謝謝啦！」漢娜微微張開眼，合掌道謝。

來幫忙的佃農妻子愛麗莎，呼出了一大口氣，開始把柴薪放到壁爐裏去。完成了接生任務的兩個女人，已經息爭，小聲哼着聖詩，脚步輕快地，從剛來的路走回去了。

這是大約三百年前的一六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生在英國偏僻的伍爾斯梭布的事情。在耶誕節這一天，生下娃娃的年輕母親是莊主的夫人，漢娜·牛頓。

沒有父親的孩子

英國是基督教國家，幾乎全國的人都是基督的信徒，但却分成三派。有的信仰最古老的舊教天主教；有的是信仰標榜清淨生活的清教徒；有的是信仰因政治理由修正舊教而成的英國國教的國教徒。

天主教的領袖是羅馬教皇，國教的領袖是英國國王，只有清教徒沒有最高領導者，所以清教徒時常受國王壓迫。由於這個緣故，有一批清教徒搭乘了「五月花號」，遠渡重洋到新世界的北美去開創天地。

在英國的清教徒奮力爭取更多的議會席位，以便抵制國王查理一世的專制壓迫，因而發生了

所謂清教徒革命的內亂。

就在這一年年底，不足月的男嬰出生於伍爾斯梭布。

過年後不久，地主宅邸有一個牧師來訪，這位牧師名叫詹姆士·埃司可夫，是漢娜的哥哥。「漢娜，聽助產婦說，娃娃小到可以放入一夸特量器內，現在怎麼樣了？」

能對她這樣隨便說話的，只有牧師一人。

「來，來……」

牧師見到娃娃像剛孵出來的麻雀一樣，腦袋大大的，身體却出奇的小，不禁吃了一驚。喃喃地說：「一夸特量器，說得真妙！」

一夸特相當於四公升的容量。

「哎呀，別說得那麼難聽，已經長大一些了。」

漢娜鼓脹了兩頰，從床上溜下來。

「能平安養大了就好。」牧師擔心着說。

「你不知道，比剛生下來的時候已經好多了。看樣子，順利長大是沒有問題，我一定要好好撫養他。」

「嗯，……埃撒克還在的話……。」

埃撒克是伍爾斯梭布的地主，也就是漢娜的丈夫。他們新婚才半年，當年的十月，他因為感冒併發了流行性肺炎，一下子就病逝了，年僅三十七歲。

「真是……」

漢娜伏在牀上，肩膀一陣陣抖擣。牧師把手輕柔地放在她肩膀上。

「哥哥，請把這個孩子命名爲埃撒克……。」

詹姆士·埃司可夫牧師是柯斯達華士的這一教區的牧師。英國國王把國土分爲許多教區，各教區置有任命的牧師。孩子誕生後的洗禮、命名也是牧師的職務。

「好主意，埃撒克是聖經第一頁就有的名字，埃撒克·牛頓叫起來也很響亮。」

「我好喜歡……。」

「但，變成像他那樣的怪人也不好。」

「嗳，大家都這麼說，其實才不呢。他只是不善待人而已。這個孩子能像他，我就心滿意足了。結實的身體、勤勞、不擺架子，加上人又英俊……」漢娜出神的回憶，如夢似幻。

教區牧師必須是學者。詹姆士·埃司可夫是劍橋大學出身，對於地主該有怎樣的作爲，有他自己的意見。

中世紀的歐洲各國，農地和農民是與莊園結合的。莊園像是國家之中的國家，地主也就是莊主，支配着佃農。莊主住在豪華的宅邸，農民住的只是聊避風雨的簡陋房子，過着牛馬似的生活。莊主出巡的時候，前呼後擁，浩浩蕩蕩，教堂要鳴鐘。而且莊主有審判權，對轄內的農民可隨意處刑、罰金。

這種不合理的制度，是不會長久持續下去的。當漢娜生孩子的時候，伍爾斯梭布的莊園已經